监控近期的跨境毒品使用和影响，用于指定预防控制策略

**背景**

跨境毒品的使用一直以来都是令执法机关的重点关注对象。在2011年，有821人，也就是每13个人中就有1个吸毒者被CRDA报道在内地(主要在深圳)吸毒，其中87.8%是21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在精神病医疗领域，氯胺酮始终是最常见上瘾的类型（31.5%），尽管趋势上在减小。关于可卡因则相反，近年来持续增加。同时，最近2011年12月的学生毒品使用情况调查显示，高达34.3%的终身吸毒者调查对象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吸食过毒品，然而同样的比例在30天吸毒者中是65.3%. 在那些港外吸毒的学生当中，超过3/5(63.9%)的学生曾在内地或澳门（71.9%的30天吸毒学生）。学生们最经常吸毒的地方是深圳（终身吸毒者：35.1%；30天吸毒者：38.4），其次是澳门（终身重视吸毒者19.2%，30天吸毒者28.5%）、广州（终身吸毒者：19.1%，30天吸毒者27.7%）、东莞（终身吸毒者18.6%，30天吸毒者28.0%）、珠海（终身吸毒者15.1%，30天吸毒者24.2%）

随着跨境毒品使用成为香港社会问题和珠三角经济和社会一体化，大多数关于此的过去当地调查主要关注的是更年轻群体的吸毒表现，且调查事件在早些年。少数近期的调查了香港人跨境毒品活动现今形势和模式。相反，内地执法机关在这个社会现象上的研究却大幅度增加了，表明了坚持关注跨境毒品问题的几大理由。被频繁引用的第一原因是邻土迁移因素或者成为时空压缩：随着电台的开放和其他更简易的方式，边境的人口迁移加速了旅行者的手续过程，这使得潜在的吸毒者去往深圳更加方便。毒品市场是经常被引用的第二个因素：一般来说，内地的毒品价格比香港耕地，这吸引了许多潜在吸毒者。内地的娱乐场所更低风险、可钻的违法空子是第三个跨境毒品使用的主要原因。自从2008/2009年前执行首领Donald Tsang表达他对香港青少年获取深圳毒品的便捷之担忧，对青少年跨境毒品活动的打击开始加快。内地执法部门采取的反毒品措施包括临时禁止被检测到吸毒的香港居民，在毒品泛滥的discos和俱乐部不间断的巡逻，及和香港执法代理商讨运行策略。

然而，这些政府的遏制行动是如何影响跨境吸毒者和跨境毒品消费模式的仍然未知。是否吸毒、吸食何种毒品、呆在香港还是到内地去，这些是由效率和制裁相比较的认知决定的。不同的吸毒者如何观察新的制裁风险，还是一个未知数。举个例子。。。

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已有毒品使用正规化成功实施，他营销了不同社会阶级和社会人口组织。男人和女人，学生和工作者，富人和穷人都会被卷入跨境毒品使用当中。目前为止，以为的调查只解决了与香港青少年的毒品问题，我们需要根据近年来跨境毒品活动情况获取更多关于边境人口的信息。并且，尽管来自2000s毒品大潮的大量年轻吸毒者在余生中停止了吸毒，尤其是在成年后，那些仍然保留吸毒习惯的人需要根据他们生涯的变化调整他们的跨境毒品交易模式。我们对这个从2000s的毒品流行病中的特定年轻吸毒群体也知之甚少。他们始终和朋友一起吸食像氯胺酮的社会毒品吗？他们在毒品行为和毒品吸食网络方面有所改变吗？为什么？香港居民的跨境精神病治疗药物经常和酒精使用、性危险行为一同发生。从公共卫生角我们也想知道跨境毒品使用是否也影响了以上高危行为模式，如果有，朝什么方向发生了改变。。。。

**目的**

我们提出的调查旨在探测和监视香港跨境毒品使用的近期变化，来通过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评估当下跨境毒品政策。这将对已存在的“e-Drug Stats”（定量）和“Drug Intelligence”（定性）模型做出贡献，并为新政策制定提供建议。首先，我们计划通过广泛的定性方法在跨境毒品现场收集数据:档案的分析，焦点小组访谈特别是面对面深入访谈。 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NGO的被调查者、警察、边境两地官员，并针对不同边境控制区域的旅行者进行一场大规模调查（样本规模1500）。总体来说，我们关注模式、特性、社会政治法律背景，和跨境毒品使用的后果，同时也有kuaji那个毒品政策的内部外部知情人士也会被囊括其中。

**研究方法**